

> 闲话

书是另一种故乡

□ 王承舜

书架上立着几排旧书,书脊晒褪了色,扉页上还留着不同住处的灰尘。在这座城市里搬过几回家,每次都要掂量一番,最终还是舍不得丢。不是书多珍贵,是舍不得那些在书页里住过的日子。

人到中年,常在深夜生出莫名的漂泊感。故乡的老巷拆了,儿时的烟火淡了,连记忆里的风物都渐渐模糊。现实的故土会变,唯有文字构筑的天地,始终如初。翻开《诗经》,便踏入三千年前的渭水之滨,看“蒹葭苍苍”的清寂,听“采采芣苢”的欢歌。读唐诗,随李白仗剑天涯,伴杜甫登高望远。这些文字,让我们与千百年前的灵魂相遇,在陌生的岁月里找到精神的根系。

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这种“根系”,是读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我去过湘西,可读到沅水两岸的橹歌,读到“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仍然觉得亲切。那种亲切不是“我去过那里”就能概括的,而是“我好像本来就属于那里”。后来想明白了:书里的故乡,替你保存了一种你本该拥有、却在现实中失落了的生活质地。

地理的故乡会拆会变,可书里的故乡不会。你什么时候推开那扇门,它都还是原来的样子:鲁迅的百草园里,覆盆子又酸又甜;汪曾祺的昆明雨季里,菌子还是那样鲜。这些地方,我去过一些,可更多的是在书里抵达的。

读得多了,渐渐觉出一种奇异的归属感。你发现自己在不同的书里,认领了不同的故乡。读唐诗,长安是你的;读宋词,汴梁是你的;读俄罗斯文学,彼得堡的雪夜也像是你的。你从未在那里生活过一天,可你知道那条街拐角有什么,知道那个城市的雨落在石板路上是什么声音。这种知道,不是知识,是交情。

更重要的是,书的故乡里藏着超越时空的精神共鸣。年少读苏轼,只慕“大江东去”的豪情;中年再读,才懂“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通透。他一生颠沛,屡遭贬谪,却能在黄州躬耕,在惠州寻欢,这份逆境中的从容,抚慰着中年人的困顿。读史铁生,看见他与命运的和解;读汪曾祺,于寻常草木中窥见生活本真的诗意。在书的世界里,你所有的悲欢都曾有人历经,你不是孤独的行者。

有段时间,我租住在城北一间朝北的小屋,冬天阴冷。那几个月,我翻来覆去地读《浮生六记》。沈复写沧浪亭畔的日子,写芸娘“拔钗沽酒”,写她用纱囊装了茶叶放在荷花心里。那些文字,像一小团火,暖着一个异乡人的寒夜。我有

时候想,这大概就是故乡的意思——不是你在哪里出生,而是你在哪里觉得安心。

后来换过几次住处,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多,可真正反复读的,还是那几本旧册。它们像老邻居,你随时可以敲开门,坐一会儿。这种“随时可以”的安全感,就是故乡给的。

现实的故乡,安顿肉身;书的故乡,滋养灵魂。在这个漂泊成性的时代,书是唯一的例外,哪怕纸页泛黄,翻开后依旧鲜活如初。李白的月光、王维的空山、陶渊明的东篱,早已化作我们精神世界的基石,让我们在流变中守住一份从容。

地理的故乡无法选择,可书里的故乡是自己认领的。那些文字会慢慢长你精神上的地貌——你的性情、趣味、看待世界的方式,都被它们塑造着。到最后,你读过的书,就成了你的籍贯。

唐人柳宗元被贬柳州时写道:“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可我想,如果他在行囊里带了几本书呢?未必能消解乡愁,但至少,他有了两个故乡。

合上书,窗外夜色如常。书架上的旧书沉默着,像故乡的老屋——你不必回去,因为从未离开。



《天边的云》(油画)

杨云杰作

> 故里

时光深处的回甘

□ 杨莹

每到清明,家里总会飘起一缕茶香,那是爷爷留下的回甘。

爷爷是村里辈分最高的人,自小成了孤儿,被收养长大。记忆中他不苟言笑,神情威严。唯有每天清晨那一炉罐罐茶,能将他眉间的深纹轻轻化开,于缕缕茶香中我瞥见不一样的爷爷。

在我的记忆里,每到冬天,天亮得晚,可爷爷却是雷打不动,总能掐准时机,在天蒙蒙亮时起来架炉生火。那时候,我还小,和爷爷一起住在窑洞里。睡梦中,爷爷蹑手蹑脚,把细碎干柴一点点放入炉中,偶尔铁炉会叮当作响,柴火就在炉子里窸窣窸窣,劈里啪啦地燃着。每天叫醒我的不是拂晓,而是爷爷生的暖炉。

于是,我揉揉双眼,翻身趴在荞麦枕上,眼睛一滴溜,就看到爷爷,他会快步走到炕头,帮我将被子往上掖掖,再用大手揉揉我的小脑袋,嘴里没有任何言语。我双手一撑下巴,两颗眼珠子就盯着爷爷,只见爷爷从窑壁上取下黝黑的茶罐,搭在炉中心,随手掰下茶砖上的一角,食指和拇指一捻,把茶叶扔进罐罐,倒上水,再拿来一个茶缸、一个小茶杯,茶缸放在炉子的一边,茶杯放在我的枕头边。我知道,一天的唤醒“仪式”要开始了。

只见在炉上的罐罐,底部已被炉火映得通红。罐罐全身发黑,这层被千锤百炼过的岁月的包装,已掩盖了罐罐原本的材质。铁丝沿着罐口上沿齐齐箍了一圈,最后伸展出一个一手长的把子。再看罐罐中,已满是泡开的茶叶,这小小的罐罐都快装不下这些茶了,倒显得这罐罐精致。

不一会儿,茶汤开始沸腾,小泡咕咚咕咚,一股热气直往上蹿,漆黑的窑壁被映得光亮。爷爷握住铁丝把子的头,把茶汤顺势倒入茶缸,再倒入罐罐,如此重复三次后,继续熬煮。之后便拧开开放在手边的冰糖罐,丢入几粒冰糖,待到冰糖全化时,这一盅罐罐茶就好了。所以从小的印象里,茶是甜的,这是爷爷给的味道。

第一杯茶爷爷总是倒给我,然后才倒他自己的。他就坐在炉子旁的矮凳上,双手捧起茶缸,开始吸溜,不时发出“嗦嗦”声,这口烫茶下去,一口长气就舒出来了,那口热气在炉子的映衬下清晰可见,爷爷把这口茶品出了厚实的香。然后爷爷会转头望向我,示意我喝,眼神里是藏不住的慈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是茶养人,还是心渐宽,爷爷的话多了些,笑容也常挂在脸上。顽固的胃病竟悄然好转,身子骨似乎也硬朗起来。

长大后,才渐渐明白,罐罐茶不是什么灵丹,而是他常年坚持的养生之道,他把无人诉说的年老心事,煮进沸腾的罐罐茶里。

如今,爷爷已驾鹤西去。

他走后,那个黝黑的罐子,我很少再碰。偶尔生火试茶,火候总差一分。入口的茶汤里,竟品出涩与苦。

这才恍然,原来那一味甘甜,从来不在茶中。它在爷爷注视的目光里,在爷爷掖被角的掌温里,在每一个被茶香轻轻唤醒的黎明里。它早在我生命里反复蒸腾,成为时光深处冲不淡的回甘。

> 诗苑

飞走的白鹭(外二首)

□ 芒原

荷塘的穹顶倒映在水中

几只白鹭滑翔着栖落在观景台上

佗寂般的美镶入眼睑

褪色的木栅栏,锈蚀的钉子

倒伏的莲蓬……

写意的构图,淡墨式的凝望

凋敝而赭色的荷叶,吸附着水纹

单腿立着的白鹭,一朵含苞的莲花

孑然的,在水中涤荡幻影

一个施工队的人,发动挖掘机

巨大的轰鸣和冒出的黑烟

惊飞四周的水鸟,白鹭也在其中

它们突然的起飞,像莲瓣的凋落

翻飞在风里,警惕地观望,在不远处

仓促地停下来,低头踱着方步

发现了小鱼和虾,或是其他水族

很快,U形的田垄和荷塘,水已泄干

年深日久的淤泥,挤压碳素笔

黑黢黢的,在水与土之间

勾勒出皴裂的纹路

像一块反反复复写生的画布

据说,它要恢复成农田

那又将会是怎样的

另一番光景

清晨所见

乙巳冬月廿二清晨

云层灌满铅灰色,压低了冷空气

楼顶盛水的桶里已结冰

它像水里长出的骨骼,包裹住

一片红叶,椭圆形的叶子

半蜷缩着,仿佛玻璃中雕刻的玫瑰图案

让人联想一朵红唇、波纹

而它们通过什么样的极致才融合的?

不得而知,如谜一般

看到的只是它暗红的叶脉里

灰烬的脸,像一场冬天蓄谋的大火

燃尽了一生的柴薪

当两只鸟突然降落在电线上

才使我从这深陷的禁锢中抽身出来

它们依偎在寒冷中,一只

给另一只梳理羽毛

它们的专注

给了一切新的转机

光照在万物上

雾凇,用指甲挑破大雾

把松树冻成老冰棍

冰雪的世界,哈口气

也能冻住乌蒙山

而此刻,麻雀并未放弃觅食

成群结队地聚集在清晨

占领着一棵高而粗大的朴树

用没人懂的叽叽喳喳,缀满树枝

七嘴八舌的果实,摇曳风中

远处群山的褶皱似乎兜售完雾气

明与暗的光羽箭簇般倾泻在万物之上

从高楼絮状的楼顶到公园

微漾的水流,逶迤延伸到更远

河流、山林、峡谷、深洞……

失去的温度在慢慢回升

扫地的人,身后收集鱼鳞的叶

静止的枯蝶,敲进

一棵悬铃木隐秘的角落

松鼠的橡果

也被鸟类紧紧盯着